

TO: ICCL

Visit Wesada University in Japan

Aug. 05-09, 2007

--- 倚形勢 略將宛 策便宜 ---

Academic Tour 手札

(Story setting off in early August, finished in late August, 2007)

王旭正

Aug. 05

星期日，一清早 0530AM，叫醒全家。一趟行程，日本，一場學術研討會 JWIS (Joint Workshop Information Security) 的參訪活動，也代表 ROC 資訊安全學會爭取 2008/2009 的 JWIS 主辦權。會裡亦被邀約一場 session 的主持，在行程中，家人的同時陪訪，讓這趟的行程，具備了多項的功能。就從這個站開始，日本(at Tokyo)、土耳其(at Istanbul)、韓國(at Jeju)、美國 CMU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 Pennsylvania)、韓國(at Jeju)，從八月開始直到十二月，2007，這是國際化視野的延續。從五月的國際研究學生來 Lab. 暨 ICCL 的國際研究有了點 (See NCYU-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現在正在連起一條線。此時記起了六月中旬，2007，一場在台北國際會議廳的國際名人成就的感性邀約，那是場秀“遇見陳士駿” (see outside talks at <http://mr6.cc/?p=912> for more, it is also given in the back of this report, citation)，一場經驗的分享。原本以為是以中文方式進行對話，然出乎意料，是以全場英文的方式進行這場“偶遇”的劇碼會場中，也邀

約了一些與談的來賓，令自己訝異的是，這些來賓的應對能力毫無語言的困擾。此等情景，給了一個方向，告訴座旁的友人，T.U. Lin who is the husband of colleague of Rebecca in her working plac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Next time, we also can be then here. Give us more time, probably, 5-year later, we also can show our experiences as the requests to cope with the trend in someone fields on the basis of our life/work experiences。這樣地期許，就在這裡機會給一個明確的目標。從 1000 開始，看到主持人流利的介紹、串場、接應回答，想必這是主持人事先作功課的最佳表現。該有啥收穫，得怎麼裁，記起來了嗎？是得這樣子的，得充分利用每一份時間，才能有效率，因為事情永遠忙不完啊！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空檔裡，經營工作排程的學問！如同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scheduling 的研究一樣，用有限時間創造最佳的工作排程。換言之，要與眾不同，就是得多份觀察、多些巧思與多點能耐。

延引“偶遇”的劇碼至這次的行程：在飛往日本的機艙內，看到大部分的人在閉目養神，或是盯著座位前的螢幕播放著娛興節目，娛人也愚人，在“娛/愚興”的效果下，時間過的較快吧，許多人不知覺地睡覺了，或許一睜眼起來，目的地到了。這趟日本去程 3 小時，果然就在不知不覺中，飛機即將 landing，對照於眾人的用力睡，藉由填滿手上的筆記本記事，終了卻掛在心中的那段故事：一直想寫下“偶遇”的感言與啟示。在這段空檔，終於成就了它。嗯，比起先前的旅程故事，雖說沒多少與眾不同，然總累積些勵志小品，該是有收穫的。隔了通道 (Aisle)，座旁的 Prof. Juang (W.S.)，在上飛機時，端了一本哈利波特在手上，抽了個空，彼此對談了一些工作/生活事，在享受了些空服員的服務與美食/meal 後，喔喔！WS 打盹、睡著了…。 Before landing, I am receiving the radio voiced from the captain, showing that it is going to land in Narita airport (成田國際機場)，地面溫度 32°C。此時 WS 醒了，嗯，在那之前，總笑稱著，為何總有時間寫下這些生命故事！時間在空檔裡，時間在能耐裡，time is gripped in your hands, yet another kind of scheduling researches in our lives !

座位旁，兩個小鬼，一個“姓老名婆”的大人，三人組，興奮的玩著小蜜蜂，打磚塊、堆麻將的電動玩具。也好，各司其職，各取所需、相安無事，這就是生活/相處之道。一進一退、一剛一柔、有重有輕、一老三少，有一個家庭/生活的重心，一股力量的聚焦。這個責任是紮實而貴重，扛起家/Lab.，ICCL，夢想的存在才有期待與追求的動力！近來回顧古諺裡的將宛，便宜十六策，有諸多心情雜陳其中。For example，地形/地勢的不同對應於“專業”的分野，在將苑中，藉地勢篇點提著“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佔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想著專業本能為何，若不能清楚環境的地/形勢而調整勢為，不能依著山形水勢前進，那麼如何攻領制高點，插上旗號，凜然而盤生，accordingly, say it, here we are, staying at the top point. Then, control it, root it, enrich it, get it impressive, it will be a flag highlighted in the expertise, definitely。是吧？有趣的兵法與謀略。在機形篇裡，說著「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暗喻著得了解所居形勢的處境，事變順轉，依勢決斷，情進行動。體會著她的點提，引喻著生活的內省、工作的態度、相處的持後、專業的趨走、實融入此一意境的超凡冥想境界，絕非螞蟻世界所能想像，心中有些喜雀於眼界的提升。在便宜十六策，舉措篇裡「沿國之道，舉直措諸枉，其國乃安。夫枉以直木為堅，輔以直士為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為人擇官者亂，為官擇人者治。事以聘賢求士，猶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家之女出財產婦。故女慕財聘而達其貞，士慕玄纁而達其名。以禮聘士，而其國乃寧矣。」

想著人才的培育，是得巨細靡遺、仔細觀察、旁敲側擊、以事取人，非以人制事，該深入淺出查尋、品聞，那真人實學，才能全數盡出。綜此原則，這個 team 才能紮實，而具前瞻。讀了她，影射著這個 team we have。該慶幸於 ICCL 的成長，依著舉措篇的精髓，這個未來，已在預見之中了。在便宜十六策裡，亦欣賞著治軍篇的一段意境：「軍以奇計為謀，以絕智為主，能柔能剛，能弱能強，能存能亡，疾如風雨，舒如江海，不動如泰山，難側如陰陽，無窮如地，充實如天，不竭如江河，始終如三光，生死如四時，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窮。…」

故勝者全威，謀之於身，知地形勢，不可豫言。議之知得失，詐知之安危，計之知其寡，形之知其生死，慮之知其苦樂，謀之知其善備…。」

這是個有趣的謀策，一個 team 的運作，或許不及千軍萬馬奔騰的氣勢，得如此地大費周章地佈局，然不可忘的是，team is a group, a group is made of at least two members or more。只要是人的互動，總脫不了相處，總離不開牽連，也將有競爭、對手。雖說常言道，商場如戰場，難道做生意才叫商場，非也！商，乃握旋，即溝通，所有事情的處置，對話，只要涉及互動，即落入兵略治軍的範疇。兵略之道，非同小可，但亦直觀地潛浮生活/諸事運作，實其有趣。偶而操作下來，領會孫、吳、六韜之精隨，佩服這些雄才大略之將材，也受益於這些經世武典的提點。這些的多方領悟，諸書閱讀，偶而能超脫螞蟻世界的庸碌，而片享自在之氣閒，對於智慧經典的品味與實作，印象深刻。

進了東京的 Hotel，第二次住宿在東京，房間仍是那麼小。東京，寸土寸金寸銀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16 平方公尺的房間，全家在這樣的房間活動。小鬼們不知情地在這樣的空間跳來跳去，他們覺得他們的神功進步了。因為可以從一張床跳到另一張床（房間太小使然），這是以前在 Hotel 裡所做不到的。此時弟弟對著哥哥說：「看吧！我很厲害吧，我可以跳過來喔，我可以一下子爬上來喔！我可以這樣，我可以那樣。」在這些可能下，我和老婆大人不時地移動相關的東西，配合著演出。深怕房間什麼擺飾、茶杯、設備，在老二的頑皮和神功發威的驕傲下，逐一閃失，變了樣/碎落一地。所以此時就應著老二的輕跳神功，依序接招。在老二“乾坤挪移大法”下我們亦使出“兵將擋法”、“水土掩法”的招式，一一化解危機。但老二神功發威之處可真折騰人啊…。突然間，老二哭了，說著：「媽媽，都是哥哥害我，他把腳放在那兒，害我跌倒，我本來可以…。」這招是老二的太極功法最高境界，所有責任推到老大身上。

Aug. 06

在日本早稻田大學/JWU (Japan,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in Japan)的參訪中，ROC 資訊安全學會理事長，Prof. T.C. Wu 受邀發表資訊安全的發展與趨勢，基於此，Prof. Wu 以近來投身於 TWISC 與 iCAST 的資訊科技發展為題，發表／暢談題目 “Recent Activities of Security Research in Taiwan: TWISC and iCAST”，時間被安排在八月六日的上午，11:00-11:40A.M.。會議的主持人是 Prof. Ji-Hong Kim，來自 Semyung University, Korea。Prof. Kim 是本次 TWIS2007 的議程主席 (Program Chair) 之一，另一位議程主席為 Prof. Kouichi Sakurai，來自 Kyushu University, Japan。11 點整，也恰是 coffee break 的結束，與會所有人員皆進入 Room A 的會場。對於這個會場的設計，在人員的坐無虛席下，顯得向心力十足。在會場主席 Prof. Kim 的開場介紹後，理事長開始了關於台灣近些年來資訊安全發展的故事 (See 附錄)。一場精彩演講下來，近十二點，環視在場聽眾的摒氣凝神，專注聆聽著 Prof. Wu 詳盡介紹台灣資訊安全組織／計劃的整體性。由此可以肯定這場國際外交演講的成功，也宣示台灣資訊安全研發能量投注的雄厚實力與可預見的必然豐碩成果展出。

午后的 meeting 令人格外容易脫離思緒的掌握。或許是午餐太豐富，或許與豐富無關，只是慵懶的藉口！中午參加 “三國會談” 的場面，聚精會神／稟氣凝神的氣氛讓人印象別是深刻。在一個會議室內，擺了一個正四方形桌，我方五人，Prof. Wu, Prof. Yang, Prof. Juang, Prof. Kuo 與自己坐在其中的一方，另三方做了整排的韓日代表，人數當然多於我方。這是 CCISA 踏出國際合作的一部份，欲接手已由韓日舉辦兩屆的 JWIS 會議 (2006, 2007)。在會議裡，上演的劇碼，在先禮後兵，享用完非常標準的日本大便當後，隨即進入廝殺：著墨著如何商辦 2008 與 2009 的會議事誼。在會議裡，因為這次機會，交換許多的名片 (business card)，也得累積些人脈。人的世界就是人事，在所生活的自然世界裡，就是搭配

著天地與人事的共存，那即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精義。經驗的累積就在這裡，就在參與，不用刻意，跟著流動，能量就會循著波動運轉，只要跟著脈動…，就在現在。

Coffee break，坐在 JWU 的樹蔭下，在校園裡的 56、57 號館前。好刺耳的蟬鳴、鳥叫，大自然的聲音好大聲，其實很吵。我硬是一頭栽進這樣地自然交響樂曲。這是共存的樂章，當你融入了她，這個旋律或許就不會吵，而是配樂與享受的另類詮釋(也或許是麻木了&*%\$#@...)! 此時注意到這片綠野樹蔭竟被 52-57 的建築物標號所圍繞，而此次所參與的研討會正是在標號 56 的建築物內舉行，那是 JWU 的電腦科學系館所在。對於用數字標示建築物的方式覺得相當有趣，雖有些簡單，但也解決一些未用名物/偉人命名建築物的困擾。記得在 2002-2007 U.S.的 FSU/UF/CMU 訪學時，每棟系館的命名總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頭昏腦脹、昏頭轉向，不知所云的各式各樣偉人紀念的館名。在不清楚歷史時代背景下，誰能清楚地知道誰是誰，此物為何？此人有何豐功偉業可在一棟建築物留下歷史痕跡？連在台灣的大學裡，走在校園裡，寫著思亮館、閔東樓、中正堂、中山室、銘傳閣等，台灣的學生、新生代或許也不知其人為何？更何況離鄉背景的遊子，如何體會身在異境的各式建築，記載著該地區名人傳記歌功頌德的紀念建築物！ Break time is up, I need to return to the session room, because I am the session chair invited by the program chair, Prof. Sakurai。在這次參訪中，我們共有 5 位學者，代表 CCISA，另四位分別為 Prof. Wu, Prof. Yang, Prof. Juang and Prof. Kuo，where Prof. Wu, who is the president of CCISA, is also invited to give a talk about “Recent Activities of Security Research in Taiwan: TWISC and iCAST”，Prof. Yang 則投稿論文，獲得入選並擔任一場 session chair。有趣的是，三位 Profs. Wu, Prof. Yang and me 在 Room A，從 1100 開始至 1530 即掌握了主控權，因為 1100 開始了 Prof. Wu 的演說，中午休息，1300 隨即由 Prof. Yang 主持 session，1430 我接著另一場的主持工作。看來此行，台灣來的氣勢從 Prof. Wu 開始打響後，即中氣十足地在國際的日本佔有一席之地。尤其藉由 Prof. Wu 的演說將台灣

的資訊安全研究工作放送至國際，透過遊訪的行程紀錄，也記下這段學術紀錄。

這個故事，可預見的是會在 2008 年的 Korea 更加浩大的播送一次 因為中午的四方桌，中日韓會議已透露了先機。台灣的參與及承諾，將邀約更多人與更多研究論文的投入。承諾的同時，也得付出行動，從現在開始。即得招兵買馬，為參與明年的中日韓三邊會議而準備。今晚，依照國際研討會的慣例，總會安排 banquet。此次的會期，被安排在 8/6。場地安排在隔壁棟 57 號館。三桌擺滿食物、香檳、飲料、熟食、點心的大餐桌，兩側各一整排椅子。主席依例致詞，說著這個 conference 籌畫的“辛酸血淚”，夾雜著感謝千里客的國際標準用語。在一些熟稔的台詞後，本以為就此開動，然一位長者，一位在國際會議場合，覺得年紀最資深的 senior professor. His name is Prof. Lee who also devoted his research to information security. He is also in the banquet. With h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academic researches over the past years, more than fifty years, so the general chair of this conference invited him to give a talk showing to all of us, juniors. It is probably a chance for Prof. Lee to say something words from his mind after he quits this area of researches at a senior age. Prof. Lee always talked and talked, a lot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he had are all presented in this occasion. We should say thank to receive this particular talks from the intellectual but the time is really so long, 20-30 minutes or more are gone..., we all were in the front of him but standing there, hope it can be finished soon for the long feeling-oriented talks, the anticipations could be seen on the faces of all junior Professors aged in 30-70 year-old! 或許對這些資深者而言，得體認長江後浪推前浪。當失去了舞台，而又有機會站上舞台時，太多太多肺腑之言，隨即湧上了心頭。一旦宣洩而出，一發不可收拾，是一齣活現“人生與現實”的劇碼啊！隱繪著生活的先知與現實的認知。

Aug. 07

回來了 Hotel，很是累人，一天的行程下來，令人印象深刻。一天裡，我們換了多種交通工具：電車系統-“之”字形上山火車-鐵軌纜車-高空纜車-海賊船-公共汽車-(再回到)“之”字形下山火車-電車系統(箱根湯本-新宿)，踏上回程…這一路交通工具可真令人大開眼界。從東京出發，從手山線(環狀電車系統)交會小田急鐵的新宿站出發，搭乘小田急鐵之急行電車，從新宿到箱根湯本，足足有兩個小時的車程。有些超出我的意料，也對於日本企業經營的態度，在電車急駛的過程中，展露無遺。在電車駛進月台後，只見駕駛員/操作員動作迅速地步出車外比起手勢，shout “it is ready”. Then a moment later, whistle to warn the passengers staying clear of the platform to be safe for the train straightforward moving.。當一切皆 OK，他又動作迅速地衝進駕駛座(列車後的控制座)，按著相關控制鈕鍵。一手操作著機械，另一手仍然在窗(門)外比起手勢。不一會功夫，當他掌握了所有情況，所有電車門關閉了，他收起時而左手時而右手(視月台位置而定)的窗外手勢，進入駕駛室，沒有閒下來，開始閱讀駕駛手冊或是相關駕駛報表。厚厚的一疊相關報告手冊捧在手上。見他利用啟動/行駛空檔時間，讀相關報告，警惕自己照著 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去執行。而在列車駛出月台時，5-10 秒內，會見後座駕駛員再度比出一個相當 cool 的手勢指向月台，(車子是前向行駛，操作員控制座的車箱倒掛在最後。我們即坐在操作員控制座的旁邊，隔著一個清新明亮的玻璃，彷彿說著一切皆是透明化，經得起試煉，藉此感受專業盡責的工作態度。安全至上，就在這裡，日本的電車系統，不是口號啊!)。只見他把手劃向駛遠的月台，It is really so cool, it is like to say that, I am cool guy, I will be right back with the cool gesture. At the moment, I told Rebecca who sat down beside me that probably there is a camera hung on the back of platform to snap the driver guy when the train is moving far away the platform. The policy of

the train company is to ask a pose of the operator/driver to show his/her concentration to this work. In the camera, the staff member on the platform can hereby watch for the operators by the gesture pose to know whether they are paying most attention to their duties to make the train safe driving。這樣情景在各站的停與開，一直重覆，讓人印象著實深刻。一個國家/社會的強盛/富庶，從人民的工作態度即可見一般。台灣要學習的地方很多，當然所有的事件非一味地崇拜。個人覺得或許日本的民族性，使得凡事積極、拘謹。然相對地，站在人體身心平衡的機制來看卻未必是正向。日本民族，由於投注極端的心力在工作效率與素質要求，也因此使得心神負擔壓力極大，而有了物化的傾向。由於得宣洩生活/工作上的精神負擔，使得情緒紓緩的管道上，顯得誇張與氾濫。這些情事反應在日本娛樂節目的內容誇大，極盡能事，表演的誇浮，引導觀眾融入情境，極化/誘引於人/情/事/物來達到情緒宣洩/爆喜。生活/工作深壓後再以戲劇方式大幅度反彈，而回歸正常面。這種深壓式與高彈式的交錯反應，隨即構成日本民族的工作/生活表裡不一的印象。外表看似工作努力、殷勤客氣的接觸。在完成工作後，即另類表現出物化於各類娛樂情情緒彈跳活動，包括物化金錢價值、物化兩性需求、物化消費經濟等藉此平衡工作上的壓力負荷。在繁華庸忙的東京生活圈，穿梭於擁擠的電車人潮中，西裝筆挺的日本男士卻經常有著不可思議的叛逆角色；賢淑端莊的日本小姐，亦有內心世界的吶喊。這就是日本國光鮮亮麗都市下，所隱含著不平衡的價值觀，是嗎？藉由一點蛛絲馬跡，個人的想法，僅為隨筆日本意識文化談！

Aug. 08

早餐，重要的一天活力，每每在出國/研討會參與的住宿中，對於 breakfast

格外地別有期待。多樣的各式選擇，找張舒適自在的餐桌，靠近吧檯，靠近窗邊，靠近游泳池，靠近鋼琴舞台，任何可能的地方，都是想為自己尋求自在的棲身之地。坐在那兒，盤裡少不了炒蛋、火腿；杯裡絕對有著咖啡的芬香，就在那兒，會開始記下行程的點滴與生命的故事。雖是一小部份，卻是在研究忙碌生活中，能藉此留下最多紀錄的閒情意致啊！行程裡，抽空參訪了宮崎駿 (Hayao Miyazaki) 的作品展覽。那是位在東京近郊的三鷹市，三鷹美術館。館內收藏了以宮崎駿為主的所有動畫圖片，從基本的素描、著色，連環圖到電影卡通的製作。在這個館內，給了一個完整的故事，也滿足了館內人山人海親子家庭參訪的好奇心。循著著遊客的參訪潮裡，我亦穿梭於館內的各式驚奇。逛到一處房間，哦，那是宮崎駿作畫地方的場景，滿桌的圖畫紙張，一缸用盡的蠟筆殘支。在桌上角落積滿煙頭的煙缸中，或許可以想像一種全神貫注的情景。如同晚清王國維的詩題一段：「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中國清朝王國維「人間詞話」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三種之境界的意會）。喜歡這首詩詞的意境：「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是種學習的忘我境界；「為了伊人，消得人憔悴」，那是種專注與執著，甚而奉獻生命的精采處，只盼求得心靈的踏實與滿足，所謂心滿意足的喜悅即是堅持的目標；「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透悉局勢，得眼界放遠，彙整觀察，獨樹風格，亦是自在的另一種作為吧。因此，也用了這段當成 ICCL 的最佳代言，唯有投入與堅持，才能熬出自己的風格與品味。十年來，始終如一，歲月或許催人老，但心的方向，永遠是活力/認同/鮮新的。就如同在與學生們經常閒述中，說著，看著我手上的環戒，好大顆，有點老不休，有點不搭調，就是怪，也是 cool 吧！其實本意是 cool，cool 是年青人的個性代表。其中有著一種意涵，過了 5 年，當你看到我還戴著她時，依然很 cool，是吧。年輕的心，其實誰也奪不走，是自己決定了她，其它地，都是外在的眼光，不需因此扭曲了最真摯的心。

三鷹美術館，陳示著所有宮崎駿的作品。本以為是一所很大美術館，如同

台北市中山北路，大同大學附近的台北市立美術館一樣地規模。然預期不比實際的造訪。也或許小了些，人潮的往來，讓這個小型的展覽館，充滿著活力，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這位漫畫界的傳奇人物—宮崎駿。在那之前，最能感受作品之一的“魔女宅急便(Kiki's Delivery Service)”與“點點滴滴的回憶/兒時的點點滴滴(Memories of Yesterday)”等兩部作品。在其中，有著內心潛在意識的附和，那是在1994-1996的心境，part of my Ph.D. Program！在館裡，順手排了一隻小黑貓“GiGi”的幸運貓。“幸運”是種代稱，藉由外在的物件，表達內心的慾望吧！不過心裡有著吉祥，她就在那，等著你去！這就是夢為何美麗的原因（有夢最美），不停斷的夢境，也象徵著一步步地實現與追求，是吧！

今天的行程再加上昨日箱根遊訪，增添了背部肌肉疼痛也影響前胸。在經脈運氣下，呼吸、蹲坐開始不甚舒服，這趟日本，又添了閱歷，也付出了代價。背部的疼痛，來自工作/研究的坐姿，職業疼痛，幾年來，老問題。此次復發，在無防備下，也牽連前胸，近三星期了，直至八月下旬，勤於訪醫下，似乎好轉些…。這回大概買了教訓，心可年輕，然身體的保養，不可怠慢。藉此體會“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裡的“乾”字玄機，需能有氣，才得有“乾坤合，生萬物”的契機啊！

Aug. 09

日本的最後一天，總是每次的行程的最後一天，努力回想，在行程中的感動事物。趁著空檔，與隨行家人搭上東京的山手線電車系統，前進目的地，東京灣的景緻。從山手線，換上另外的電車系統，沿途中，讓我回想起2002年當從FSU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回國時，在東京佇留的日子。當時與Rebecca相約在東京晤面，搭乘新幹線到大阪，搭乘山手線繞行東京一圈。到東京順勢拜訪友人，徐東/趙東，也晤面了正在日本開會的台灣好友，Peter Pan。那年，是第一次在

日本駐足較長的一次。隨著電車馳騁在東京灣的雄偉海上大橋，幕幕的回憶，浮上眼前。不同的是此次是一場學術研討會的參與 at JWU，亦有著 Rebecca，GY，GR，與友人 Prof. Juang 的同行，當然也有著不同的目的地。然而沿途風光的體會，欣賞，與學習才最實在 那即是真正的 Energy! 在 Toyota showcase 的展覽區駐足，一伙人正享受著高科技在汽車工業上所帶來的驚奇與便利。搭上一台無人駕駛的輕巧小車，繫緊安全帶。Red 燈亮了，GY 按了啟動鈕，車子隨即啟動。這幕情景，彷彿在電影劇情的未來科技才能看到的。眼前，我們即置身其中。這種無人駕駛，亦能自動地感應行駛過程的人、事、物，而啟動控制機制，讓行車系統依然保持順暢。雖然速度不是很快，然這種概念車的實際搭乘，倒也提早實現了未來新世界的夢想。再一次地說著，有夢才美…。這句話，總在生活索談中出現。的確，有著想像，即有標的，動力就在那兒! 在此次行程中，與 WS 閒談諸多事。從工作研究、生活到人生觀，在一起 “出走” 裡，充分地交換了一些認知，是情報的交換。藉此得到一些資訊，理念在無形中彼此影響。這就是 “出走” 才有的刺激。傍晚時分，拖著行李與 WS 走到東京新宿區的街上，we are right on the way to the gate of electronic train system in Tokyo, a crowd of people also walk on the way to the gate or out from the gate。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那是年輕的夢想。有著宏遠的理想，都是的資源與環境，或許能促使這份夢想的提早實現，但也容易陷入無底深淵的迷失，忘了本質了。如同與 WS 聊的，人有了權勢，容易忘了自我，一味地追求新香味與資源，易忽略原味的本質，然後開始膨脹、膨脹，最後撐大了胃口，即收不回去。只能經常性無奈地喊著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卻想回一句下聯，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在來個橫批 “咎由自取” 的批判。在人生的劇場裡，不正許多事，皆在歷史的循環中嗎! 總是覆頌著， “前車之鑑，後事之師”，然 “知之而止之”，知道卻忘了，忘了就是沒做了。於是淪為後知者，不知者，佔絕大多數，這是有趣的人生劇場。主角、配角、路人 A、B、C、…，觀眾甲、乙、丙、…，我們一直在角色替換，得學著演啥，得像啥(See NSYSU-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這個人生，究竟在爭什麼，

“不爭，即是爭”，這句話的哲理，引人深思！。

在飛機的回程裡，座旁的兩小鬼，盯著座前螢幕，目不轉睛，經常傳來老二的身入其境配音，喊著「咍」、「衝啊」、「快快快」、「右邊右邊」、「左邊左邊」、「這裡」、「那裡」、「來吧」、「打不到」…，引來空姐的關注。看來老二年紀雖小，卻懂得一套吸引異性之道。看來“青出於藍”，我該感到驕傲亦或是抱歉地搗起小鬼的嘴巴，說著“嘿，小小聲”，“再出聲，就關機囉”，說完，一句“咍”，繼續喊著，小鬼的世界，that is out of your control。至於老大，看似較安靜，然總在緊要關頭，堅持己見，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呀。小孩們的世界，是一份自然的純真：想要的，拚命地要求，毫無隱瞞；得不到的，哭鬧，毫無保留；有所爭議的，以自己為優先，毫無考慮別人。自然地，可看到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也是人的本性。只是隨著成長，懂點事，開始適度隱藏自己，圓滑些才能實現自己的慾望；學會點伎倆，開始留緩餘地，以退為進，才得以成就慾望；在團體生活中，不斷的碰撞與摩擦，開始知道一點忍讓，可換來多點揮灑空間，表演舞台更加豐富化。To be honest，人們並沒有改變自然的本質，只是藉由學習，轉化情緒，累積實力，屯積能量，隱化而內斂。在等待與契機出現的那一瞬間，光芒一湧現出，這就是智慧的另類詮釋，“隱而斂，顯而耀，收而實，放而如”，點滴哲理，得飲酌才得知冷暖適中與否，生活趣味就在那兒！

After the trip, mid-Aug.

八月中旬了，在渾然的日子裡，回到海邊的廣場前，想藉海風的吹拂，沉澱生活/工作的憂煩、塵碌，轉換心情，那是必要的。經常說著螞蟻，亦或之所以被認為螞蟻，是因為若心情永遠一樣，一直覓食，只知往前走，為利益往前走，心情雖是正向的，卻沒有智慧的內涵。若沒有停下來思考，就失去契機的曙光，那是人與螞蟻的似曾相似，然卻可以大異其趣的不同呀！

在寫下契機的同時，二個小鬼在廣場前的花園，用著杯子澆著水、玩水，

看著停歇在花圃裡甲蟲/獨角蟲，突然間，弟弟喊著：「哥哥，你看，獨角蟲在吃西瓜，是爸爸給的。」，哥哥回答著說：「我看看，咦，它在吃耶，我要抓更多隻甲蟲來一起吃，像上次一樣」。弟弟接著說：「對啊，我們爸爸上次(七月中旬)抓了好多，好多甲蟲，你還記得嗎？」是的，在這兒，享受到一點自在，沉澱些心情，思緒著過往與規劃前瞻的同時，從樹林棲息的甲蟲/獨角仙/揪形蟲也自動地飛進這個廣場前花圃，與我們一同享受自在。不同的是，牠們享受水果的美食，小鬼們享受童年的嬉鬧/頑吵，有時好煩，有時好吵，有時好笑，…， it is always out of your imaginations，然卻是生命最大的資產之一，因為他們是重要的活力泉源，所有的努力，除了一份執著，也是為了一個家/ICCL。人生有多少“幾何”？幾何啊！幾何啊！一個原始出發點、兩點下有了直線，構成了面。接著有了三角、四邊、五邊、六、七、八、九、十面體，盡在數形、形易、易理與人生的規律中，載浮著多少人間事！看著幾何/數形裡的螞蟻覓食時，是否你也被第三者在另一個幾何世界裡看著呢！

附錄

王旭正 記實, early Aug. Tokyo, JAPAN

那是從 2005 年 TWISC 開始的故事，四月一日正式由國科會補助運作。四月一日，一個全球性知名的日子，但不是玩笑日，對於台灣資訊安全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Prof. Wu 以輕鬆的口吻談著這個具時代歷史性的議題。是的，這是一個具組織／計劃性的資訊安全研究／發展組織的創設，總部設在中央研究院，由中研院李德財院士為組織總召集人。在 TWISC 下轄三個分部，分別設立在北部的台灣科技大學、中部的交通大學與南部的成功大學，並分別在 TWISC@NTUST, TWISC@NCTU 與 TWISC@NCKU 為研究發展的代號。Prof. Wu 並進一步將 TWISC 的四大組織功能目標做說明，分別為：“Technology R&D Division”、“Education Division”、“Collaboration &Exchange Division”與“Consulting & Services Division”。藉由此四大功能/目標的並行推動，能將科技研發與教育、產學、諮商服務做充份融合，使得資訊安全的發展自上提升，向下紮根，左右搭配產、官、學的應用需求，達到全方面的整合效果。在台灣本島設三個分部，並各司其職：

- 北部的 TWISC@NTUST，由 Prof. T.C. Wu 負責，重點在密碼學、軟／硬安全與安全管理議題上的研究。
- 中部的 TWISC@NCTU，由 Prof. S.P. Hsieh 負責，工作以無線網路安全與隨意網路安全為推動主力。
- 南部的 TWISC@NCKU，由 Prof. C.S. Lai 負責，重點著重在入侵偵測系統與資安平台測試。

基於三大分支的分工與合作，這些年來，有著極佳的整合研發成果。TWISC 亦積極舉辦國際性研討會，諸如 SADFE 2005 與 AsiaCCS 2006。在國際學者的互動上，TWISC 亦邀約了：

1. Prof. Hideki IMAI

2. Prof. Doug Tygar
3. Principle Shigeo TSUJII
4. Prof. Kwangio Kim
5. Prof. Adrian Perrig
6. Prof. Felix Wu
7. Prof. Rei Safavi-Naini
8. Prof. Horace Yuen
9. Prof. Vincent Rijmen

等人來台灣進行各式議題的講演。而為了能夠提供資安教育的落實與國際的研究接軌，TWISC 亦特別於 2006 年擬定／舉辦了資訊安全夏令研習營，共計有 54 小時的課程設計，受邀的國際級授課者，分別為：

- Prof. Tzong-Chen Wu (NTUST)
- Prof. Chi-Sung Laih (NCKU)
- Prof. Bo-Yin Yang (Academia Sinica)
- Prof. Dan Bernstein (U. Illinois Chicago)
- Prof. Tanja Lange (Tech. U. Denmark)
- Prof. Claus Diem (U. Leipzig Germany)
- Dr. Rui Zhang (RCIS Japan)
- Dr. Takayuki Miyadera (RCIS Japan)
- Dr. Yutaka Oiwa (RCIS Japan)
- Prof. Jason Crampton (ISG UK)
- Prof. Keith Martin (ISG UK)
- Prof. Chris Mitchell (ISG UK)
- Prof. Keith Mayes (ISG 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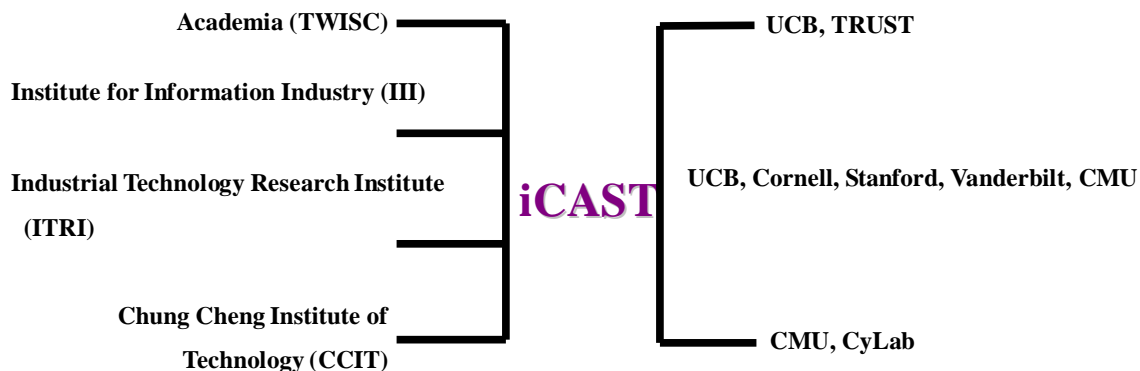
由於 2006 年的資訊安全夏令營的成功，今年 2007 年亦延續此一教育學程，並再度邀請國際學者為課程講座，師資陣容分別如下：

- Prof. Chris Mitchell (ISG)
- Prof. Keith Mayes (ISG)
- Dr. Marc Joye (Thomson)

- Prof. Robert Deng (SMU)
- Prof. Kwangjo Kim (ICU)
- Prof. John Choi (Sangmyung)
- Dr. Chan Yeob Yeun (LG)
- Dr. Jonathan Millen (Mitre)
- Prof. Naoshi Sato (IISec)
- Prof. Tzong-Chen Wu (NTUST)

接著，介紹一個重要的資訊安全國際合作計劃 iCAST。並以一個圖示清楚說合作的對象，與台灣相關單位的整體合作架構，如圖一所示。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of iCAST



圖一: iCAST 執行架構

iCAST 的開始，於 2006 年 5 月正式執行，研究群的主題分別如下：

-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 Security & Privacy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for RFID Applications

- Advanced Remote Authentication Technologies
- Investigation on Intrusion Detection Techniques
- Program/Software Security Evaluation Systems
- CMU-Realization of High Speed IDS Expert System, UCB-Privacy-preserv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在計劃執行過程，爲了有效／迅速地發表重要的研究發現，至今亦舉辦兩次 Joint Conference，分別爲 2007 年一月與六月於台北舉行，與會者包括台灣產學官業界與所合作的 UC Berkeley TRUST、CMU Cylab 等計劃執行的教授研究群。事實上，透過 iCAST 總計要實現五大系統安全平台如下：

- RISE (RFID + ITS + Sensor Network+ Embedded Systems)
 - A blood bag management system providing off-site tracking and on-site management (for hospital)
- Asset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 Record the flowing objects and prevent from stealing assets
- PiSA (Pervasive iCAST Security Angel)
 - Use PDA or cellular phone to authenticate the trustworthy website via visual random art
- IDEAS (Intrusion Detection and Event Analysis System)
 -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AI methods to analyze real-time network attacks
- Security Monitor
 - Implemented on a Linux platform with a loadable kernel module to compute and update the probabilistic belief (inference engine) of the attack
- Personal Privacy Guard (OceanStore)
 - Provide personalized privacy preference rules generation, reasoning, and refinement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這些皆是台灣資訊安全蓬勃發展的最佳印證及未來具絕對潛力的遠景規劃。在最後的階段裡，Prof. Wu 並以一項主持計劃 PiSA (Pervasive iCAST Security Angel)

為題，對於研發動機與預期目標，做了詳盡的介紹。在 PiSA 中，對於公開金鑰在無網環境，有另種研究角度，不再侷限於文字的鑑定，而改採以視覺辨識為鑑定的依據。目前的開發合作研究群為 CMU 的 Prof. Perrig 所主持的研究群。當系統開發成功時，即可以手機進行公開金鑰系統環境下視覺化身鑑定，為公開金鑰系統的運用，提供了另種值得信賴的科技使用選擇。

Citation

See the web-page:<http://mr6.cc/?p=912>

周六，經濟日報為台灣的網路愛好者帶來了一位貴賓，YouTube 的創辦人陳士駿 (Steve Chen)，我也跑來坐在很後面的 26 排位子聽講，在此寫寫個人的筆記與心得感想。周六早上，陳士駿走進會場，馬上被攝影記者的閃光燈團團圍住，好像藍白色的鹽水烽炮，炸了長達十五分鐘，猜想會上美國三大電視台節目受訪的他應該也沒有被這麼多攝影記者圍繞的經驗吧；一個才二十八歲的年輕人，被安排坐在正中間，背面三層樓掛圖還是他放大的臉龐，現在大家都已熟悉的「Web 2.0 首席微笑」，好像黑人爵士歌手那樣的放肆與豪爽。白髮人圍繞著黑髮人，此刻，真是網路創業家最光輝的一刻。

「上次我回台灣，是在兩年前，YouTube 剛剛創立的時候。」陳士駿這樣開場，就好像一個海外回來的 ABC 在談論上次回台灣吃鹽酥雞、臭豆腐有多過癮一樣的語調。「那時候，顯然還沒有這麼多照相機！」

一句簡單的感想，馬上激動了台下某些人的心。二年前我們做了什麼事？今年有改變嗎，還是沒啥變化。但二年前，陳士駿放棄高薪工程師的職涯，毅然創業，也為 2000 萬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找到了一個有趣的休閒場所。可怕的是，這個不知從何而來的網站才創立了短短一年，YouTube 就從一無所有，變成每天有 1 億次下載的龐然巨站，這個巨站不斷的成長，每天有 6 萬 5 千支新影片上載，流量增速也比另一網站 MySpace 還快，而這個月更是終於不負眾望、穩站住全美排名第四網站的寶座，僅次於 Yahoo!、Google 和 MSN 三隻大怪物。

這場「遇見陳士駿」活動也辦得挺有格調，非常嚴謹，全場以英語進行，感受得到出主辦單位的用心。這場活動的另一位靈魂人物是聯合線上的劉永平總經理。在台灣聽過十幾場英語講座，從沒看過英文用詞如此精準的 moderator，看劉總

在台上穩重的措詞與串場，是一段很舒服的體驗。另外主辦單位還請來非常堅強的 panel 增色，包括 Intel 的亞太區行銷與技術總監、中華電信董事長、資策會執行長、Google 業務總經理來一起來「遇見陳士駿」。最棒的陣容，最棒的主持人，數一數二的場地，又碰到一年一度的電腦展，當然還有似乎沒啥時差問題的陳士駿，在台上張嘴侃侃而談。陳士駿提到，1999 年有幸進入了少數度過 dot-com 崩盤的公司 Paypal，並在 2001 年順利出場，真是一件很幸運的經歷。他也特別點出，無論是 Paypal 或是 YouTube，其實點子都「很簡單」，都是想「幫助人們做一些從前無法做的事」。陳士駿也間接證實，創站半年後投資入股的知名創投 Sequoia Capital 的幫助真的很大，這間神通廣大的創投公司真的給了 YouTube 一些重要的 advice 及好幾條直通大型網路公司(我猜當然也包括 Google)的人脈。

不過，一個早上這樣「遇見陳士駿」，我想，所有在台下的網路人，應該都會覺得好像少了什麼？

沒去聽演講的網路人，在電視上看到新聞一定覺得更奇怪，記者怎麼用好像破天荒的慶祝口吻宣布：「哇，YouTube 會出繁體中文版！」「可以看到台灣前十名的影片了！」據手上已經老舊的半年前的創市際資料顯示，YouTube 早在去年十月就已經排在全台灣第 19 名網站，到達率早已經高達 30%，出個繁體版好像並不是最關鍵的新聞。然後，許多新聞將這場演講的重點擺在「陳士駿竟然也是一個卡奴」，還有一家引用小時候陳士駿去算命，算命仙鐵口直斷這小朋友一生不會富有。這些資訊，當然也是某種對年輕人的鼓勵，但我覺得沒有鼓勵到重點。這一切誤植誤解的最根本的來由，應該還是因為，陳士駿的成功，一般人還是以「奇蹟」的方式來處理。

既然是「奇蹟」，那陳士駿這趟只是讓我們看看他長什麼樣子，他的聲音是怎樣，就像大陸來的氣功達人或韓國來的 Rains，上台表演一下，然後就可以閃人了。

既然是「奇蹟」，那陳士駿在後來的台灣巨頭一字排開的「網路高峰會」，從頭到尾也只值得前後不到十五分鐘的時間，剩下一個半小時，就由其他「大老」來好好發表他們對於網路和 Web 2.0 的看法。

既然是「奇蹟」，就表示一定不夠腳踏實地、一定是前因不對後果，所以對於我們這些強調做事要腳踏實地的人來說，一定要回歸基本面，好好的鑽測一下這個人和這整件事。

既然是「奇蹟」，就表示這件事僅此一次，沒有什麼好研究了。反正陳士駿在這邊，那我們應該來鏢問他一些關於 YouTube 的問題，我就不信「奇蹟」沒有漏洞，所有的事情都不如想像中的完美，來戳戳這個囂張的年輕人幾下吧！

所以，既然我們有此機會遇見陳士駿，所以我們一定要來好好問問陳士駿，靠，你的 YouTube 根本無法獲利！關於 monetization 的問題，你怎麼看？一聽到這個問題，陳士駿原本高昂的語調變得有點平版，好像照本宣科的淡淡表示，「廣告」。他說，我們應先去看看網友已經每天總共花多時間在 YouTube 這個網站上，其實，扣除睡覺與上班上學和吃飯與戶外活動的時間，人們每天可坐下來休閒的時間並不多，但 YouTube 卻以影片的方式讓人們每天看個三、四部片子，每天零散的花個 30 分鐘待坐在電腦前看片。假如每人都這樣做，而 YouTube 再繼續維持它的 40% 市佔率的話，YouTube 這個網站對廣告商來說是非常誘人的。

那那那，不行這樣就放你走！版權的問題呢？你怎麼處理有些網友上載那些盜版的、盜錄的影片？陳士駿顯然早就對這問題有備而來，他回答，他和 Chad 早就知道使用者自製內容(UGC)肯定會造成這方面的爭議，因此 YouTube 自剛開站起就對這方面非常小心翼翼，除了在 user agreement 明文保護自己以外，也百分之百的「守法」，也就是遵守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DMCA)。這則法律明文表示，在不插手任何內容流通的前提下，媒體與載體並不必為上面跑的內容負

責任。陳士駿強調，遵守 DM CA 只是基本盤，YouTube 除了守法，還做得更多，包括教育使用者，他說使用者自己至今仍有一些錯誤觀念，譬如有人買一片 DVD 就認為這是「他的」，愛上載不上載是他家的事，YouTube 持續在修正這樣的思想中。另外，YouTube 將繼續導入影片指紋(video fingerprinting)與聲音指紋的技術，讓有版權保護的影片可以在上載時就被查覺並禁止。

這樣夠了吧？可以到重點了嗎？

我們等了所有該問的問題都問完了，也等了大老們在 panel 發表完高見了，終於，到了讓全場發問的時刻。據說，全場有二、三十張紙條傳到台上，大部份都是問陳士駿問題（當然啦），支援人員也很熱心的將這三十個問題「濃縮」成三個小問題，問了陳士駿：

第一個問題：「YouTube 這個點子如果被抄走，你會怕嗎？」這個世界首指超級無敵黃金爛問題一被問出來，坐在幾乎最後一排的我馬上看到，至少三十個觀眾馬上提起包包站起來準備走出去，全場還騷動了一下。

第二個問題：「YouTube 被 Google 買下，你覺得是給它更多的束縛，還是更多的資源？」這個問題還不錯，不過顯然問錯目標也問錯人了。陳士駿當然是四兩撥千斤：「食物是有變得比較好吃啦，最近才聘來我們第一個全職的廚師。」

到了第三個問題也是最後一個問題，「你可不可以再評論一下 YouTube 的『privacy policy』？」

陳士駿滿臉問號，皺起眉頭，苦笑：「……What？」

主持人也看不太懂這個問題，表示這位觀眾要問的可能是關於使用者「隱私權」的事，也可能是關於剛剛已經回答過的「版權」的問題。

陳士駿表示，「It's getting boring to talk about this。」(再講這個真的有點無聊了)。他自己打趣，回答這問題，已經有點像是在「背頌」，但他終究還是為鄉親父老勉為其難的再講了一次，我想主持人此時應該也在冒冷汗。陳士駿在台灣的最後一句話，竟然是以他覺得最無聊的話題結束的。

「Privacy policy」啊，我們在心裡呼喊。這樣的問題，相信在台灣網路人早就習慣被觀眾問了千百次，早就懂得忍受內心的滴咕，慢慢的回答問題。但初入台灣的陳士駿，已經不耐煩了啊！這一場「遇見陳士駿」活動，讓我們觀察到台灣人「問問題」的功力，真是非常的刁鑽。我們都是解題高手，所以我們很愛問問題。海外的 Intel、Apple、Sony、Dell 大廠丟給我們：「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把這麼多元件全部塞到一個 30x15cm 大小的機盒，而且超省電、超散熱又超便宜？」華人很聰明，無論是中國大陸或台灣的廠商，都是解這種題目全球解得最好的，但，萬一有一天，沒有題目給我們解了呢？當題目遠去，跑去給東南亞、印度、甚至非洲去解了，我們要怎麼辦？

這就是 YouTube 與陳士駿真正在教我們的事。陳士駿透露，當年與 Google 併購前，連 YouTube 自己也不太確定為何 Google 想吃掉它們，還在一場與 Google 的執行長 Eric Schmidt 的會議中(當天還有知名矽谷律師行 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 陪同)，直接問了 Google 這個問題。陳士駿回憶，當時 Eric Schmidt 只以兩點笑著回答：「這個網站，只要確定自己能繼續支持無限人數的使用者，和無限人數的影片上傳，其他的（頻寬啦、爭議啦）都只是周邊(satellite)的問題。」

這是什麼意思？看棺有聽明白嗎？

「機會」啊。我們該解題，還是去捕抓機會？補抓機會的風險高、容易摔下，不過，解題的人也會解錯啊。但大家寧可解錯，也要當個「一分鐘專家」，拿這些問題去問那些補抓新機會、剛起來還沒站穩的創業家如陳士駿。最後，解題的人

被自己的繩索給綁住，在原地空轉，但回答問題的人雖然當場吃驚，下了台卻是海闊天空。

當天我也偷偷寫了一張不具名的問題卷給陳士駿，再三交待後台人員一定要交上去。後來這張問題券顯然和其他二十七個問題一起被「濃縮」掉了。我想問的，只有兩點或許在某些人眼中不怎麼「宏觀」的問題：

第一，你在去年底接受採訪曾透露一開始想做的其實是 Hot nNot 的影片版，推出後顯然是個錯誤，請問你撐了多久才決定放棄、改做其他？

第二，Flash em bed 在其他網站中可說是 YouTube 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讓它瞬間衝過其他已經在做影片上載的幾十個網站，也促使更多使用者開始觀賞與使用影片上傳的服務，也讓 YouTube 在沒有任何行銷下，就變成全美國成長最快的網站。請問，當初決定做「flash em bed」有任何跡象嗎？有模仿任何人嗎？是如何猜到這個甜蜜點(sweet spot)的？

這兩個問題對我很重要。對其他網路創業家也很重要。我們無法改變其他人在想什麼，但我們知道，今天陳士駿活生生在我們眼前，我們最應該問他的問題，不是鏑問他的 YouTube 怎麼應付版權和隱私權的問題，而是到底 YouTube 是怎麼成功的？到底他如何以 28 歲之齡站在這個講台上的？到底由他如此近身觀察，這個網站在短短一年就衝上雲霄的幾個關鍵點是什麼？最重要的是，假如我想要跟他一樣成功，到底 YouTube 這一場戰役中我們可以萃取出什麼收穫、學到什麼東西，讓我們下次也可以來做一個 YouTube 大成功？

你說，喔，Web 2.0 是燒錢耶！沒有賺頭，又要被告耶！所以，誰想學他啊？

我的回答是：Web 2.0 不是「公司」，它是一個會員製造機，是吸眾的大磁鐵。它的獲利連一間連鎖洗衣店都比不上，但它卻能做到 Fortune 500 公司砸下幾兆廣

告預算卻做不到的事情。假如我們連 YouTube 到底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如何真正的突破世界的邊陲？還是只能在小島上吃自己？假如我們繼續將 YouTube 這次的成功，當之作「一次性的奇蹟」，好吧，那真的就會是只發生一次的奇蹟了。只有一個陳士駿了。

陳士駿也提到一件事，讓我頗有感觸。他說，有次回到母校依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UIUC)，有教授問他，平平同樣是知名的學校，培育了這麼優秀的人才如陳士駿，「為何你要和當年 Netscape 的創辦人 Marc Andreessen 一樣，本來在我們這兒的不創業，卻要等到飛到舊金山才創業？」舊金山灣區，也就是俗稱矽谷的這一帶，究竟有什麼不得了的魔力？陳士駿說，這是一個「和你相像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

「It's a community。」陳士駿說：「（這種氛圍）並不是一個人可以促成的。」

當然，台灣不一定要玩網路。但台灣想玩網路的人，再當場聽到陳士駿講了這句如驚醒夢中人的話，在心裡難免有一種無法治癒的遺憾。本來以為要帶著這股遺憾走出大門，還好，這個集業界大老的 panel，在最後對於「Web 3.0」有了相當精彩的詮釋：

Intel：「問什麼是 Web 3.0，我們要問自己，基礎建設到底好了沒有？筆電依然會是重要主流，移動產品值得繼續觀察。」

Google：「關於 Web 3.0 我沒有答案，終究 1.0 和 2.0 沒有太大差別，不過若要看的話，『影片』會是一個可能，另一個可能則是移動運算，台灣的手機穿透率是全球數一數二高，在地廠商有機會稱霸全球 Web 3.0。」

中華電：「Web 3.0 就是更加的個人化，比個人化還要更個別化(individual)，有點哲學的概念。」

資策會：「W eb 3.0 的正統定義 Sem antic w eb 依然可行，而且目前已沒有太高的技術難度，這方面會有機會。」

最後是陳士駿：「W eb 1.0 到 W eb 2.0 的模糊地帶，依然會出現在 W eb 2.0 與 W eb 3.0 的交界處。我覺得 W eb 3.0 會是一個把 keyboard 和 mouse 淘汰掉的時代（意即行動產品與數位家庭與行動車內工作室等等）。」

鼓掌！大老們至少沒有罵 W eb 3.0，並對它提出了一些想像與機會，只要開始創造機會而不是繼續解題，身為觀眾的我們就絕對可以期待 W eb 3.0 的出現，也期待遇見下一個陳士駿。